四庫全書

集部

方舟集卷二十二

宋 李石 撰

左氏詩如例中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國風

晉郤至如楚涖盟以宋華元合晉楚之成葢前此一年矣楚子享以金奏如兩君之禮郤至辭之是矣而子反之意怖晉以一矢之遺幾於蔑晉不可保其終故郤至賦周南之詩以曉之治則武夫與

公侯捍難亂則公侯資武夫以為巳腹心股肱爪牙此一詩而始終二章相反治亂之反也是年冬公子罷來報郤至之聘晉侯又與楚子為赤棘之盟是歲魯成公之十二年也至十五年楚果敗盟北師侵鄭衛以擾晉子囊譏子反之語是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小雅

昔成叔之敢傲衛君者恃大國之晉也晉受衛來亡之臣兩見之於衛君廢衛君臣之義衛定公雖

強受之晉厲公獨不自為後日之謀哉郤錡郤犨郤至死而厲公弒天道好還不君不臣之報也小雅兕觥之罰衛甯子蓋知之其以此詩為先見之兆乎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周頌

鄢陵之戰晉勝楚敗楚殺子反此申叔時賦詩已知楚之必敗子反之取死於未然也烝衆也極中也楚人怙衆失其中道子重子反之相惡齊秦狄

三强之已服晉人以勝氣策勲之時也晉用其極

楚失其極此兵家勝負之機周人皇極所由以立

建也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小雅 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周頌

姊姑尊卑不可紊也穆姜成公之母齊姜則成公

之姊也穆姜為襄公之祖母齊姜則襄公之嫡母

其母則姒氏也襄公即位甫四歲礙褓之託何典

此季文子之憂責主小國疑而成公與其夫人相繼而亡一年間旣葬成公又葬其夫人成公五月而葬謂之書順夫人三月而葬恐其不得葬也此大臣憂責未可俱以為非旣出速葬則用穆姜喪具以葬齊姜虧姑成婦君子有感於大雅周頌之言也是年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謀鄭又會諸侯之大夫城虎牢以逼鄭其速葬新君之母似可藉口然亦非禮之正也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小雅

祁奚舉善君子有小雅之賦端以父子之故有之則似之無者何似焉祁奚之子則午也羊舌職之子則赤也父有此則子宜有此也詩人之意祁奚以此荅晉侯之問可也杜預乃以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得無有未盡乎若夫讎之得舉有國之公道大臣事君以人者要當不以私害公如是而已故君子引書之無偏黨杜預釋以平正無私是矣

中軍尉以其子其偏佐以其黨至公無私者能之

文王大雅鹿鳴小雅之首四牡小雅皇皇者華小雅

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綿也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也三者十篇之三舉首篇言之則槩見矣

魯叔孫豹聘晉以襄公初立通嗣君之禮晉侯偃

然自高輕藐魯侯僭歌文王樂詩宜穆叔之不敢

當也至於鹿鳴之三一則拜二則重拜三則又重

拜者以五咨之獲為五善皇皇者華之一詩亦不

細矣不意韓獻子之未曉也詩人以三百之誦使四方為專對其以此乎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

陳受楚厄非一日諸侯力欲𢘻之夫以中國之衆諸侯而不能𢘻一小國之陳於夷狄之楚蓋陳自反覆而楚共王内自弗靖陳不知所擇楚亦不能保陳之去就其殺公子壬夫以貪陳之故也殺壬夫而陳去楚愈速此聖人之意也君子引詩交譏

楚君臣之失援此詩為證以楚八年而殺三卿子反子申壬夫皆賢也集賢之多以定國而又殺之以逞非周道之正直也局局明察也雖然此逸詩也不名其風雅所自止以左氏之文而杜預之釋為據曰逸詩云他倣此例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國風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雅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雅

三詩者韓厥長子韓穆子之賦也韓厥以老謝事

欲立穆子穆子以廢疾為辭疾則不可行多露疾則不可親民事以示不欲立也小雅之賦專以韓起為才非已不才廢疾者之比也曰德曰正曰直曰仁以此契神表韓起之三德也厥遂告老晉侯以穆子為仁使之為公族之師曰公族大夫者既長且賢雖疾無害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

傳曰懼而思降乃得其階君子有不盡一級者況

君臣之際乎魯衛兄弟國也衛之臣猶魯之臣也今乃以臣抗衡於登階之禮不復思降孫文子敢傲魯則無衛君也故叔孫穆子責之於名南之詩有感焉委蛇者出入公私敬順之容也衡而委蛇何以能免卒之十四年林父逐衛君斯其張本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小雅

晉楚爭鄭為日久矣晉之於鄭近在肘腋而力不

足以芘之楚之於鄭長鞭馬腹而陵轢至此者以鄭人內自潰亂羣公子謀殺子駟子駟先之因弑僖公殺羣公子由是有背晉從楚之心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賦逸詩子展爭之子駟又有小雅之賦明年鄭果受諸侯之兵鄭人改圖未卒歲楚師已至虎牢之境矣虎牢晉地也

摽有梅國風　角弓小雅　彤弓小雅

晉為鄭謀不為不善鄭人終無寧歲者晉黨雖熾

楚競已甚也范宣子來聘告魯欲伐鄭蓋曲在鄭也僖公被弑不討賊一也冒喪侵蔡二也新與晉為邢丘之會三也不唯不能免子囊之師范匄之來晉兵且至矣然魯襄公甫冠十二歲何知焉季孫宿强挾之以如晉范匄行聘意在兵不在聘摽有梅者欲魯兵之及時季武子之賦角弓答以兄弟之義遲速唯命武子之賦彤弓以送客宣子答以晉文公受彤弓之賜于襄王其專征世職也是

時晉悼公修文公霸業彤弓之賦君子以為知禮

有力如虎邶風

春秋成人之美者法也叔梁紇聖人之父也因紇而著秦堇父以秦丕茲遊聖人之門二父以勇力相尚二子以徳相髙君子因著其美者以聖人故也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乃在十年之後或云老鄹大夫七十三歲娶徵在生仲尼三歲而父死計其年則紇已六十三歲而尚筋力如此其勇

何也豈聖賢天姿所稟自有異於人乎即詩如虎之賦不獨秦道父杜預釋以二父以力相尚二子以德相高是矣此偪陽之滅也以遂書者春秋著其因相之會以滅人之國傳以夷俘書者惡其會吳猶曰吳之俘也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小雅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小雅

晉悼公自以八年九合諸侯者五年戚又城棣救

陳七年鄟八年邢丘九年戲十年柤伐鄭城虎牢十一年亳城北以年計之則十一以會計之則七有一年三合者戚之會與柤之會是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悼公所願效於齊侯者意欲自比於桓公而以魏絳比管仲也然管仲不以兵車晉則以兵抗楚伐鄭桓公不受賂晉乃受鄭人兵車樂師歌鐘女樂自以為樂故魏絳以小雅之賦規之欲其樂不忘憂也殷天子之

邦尊周也如是則同福禄來遠人可以受便蕃之賜而君臣同樂可也惜夫晉人不悟是年果敗績於櫟以秦人之戰也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小雅

春秋治兵擇將未有如晉悼公之得禮且法所當然而公議所自出也上者蒐簡而求其才下者謙遜而居其位至於無其人則缺之晉悼公之霸業修矣且荀罃士魴之卒繼者難其人士匄辭以伯

游韓起辭以趙武欒黶之佐至於新軍無帥則併卒乘官屬以從下軍俾欒黶魏絳無其任上下君臣雍容進退粲然可觀雖帝王之舉不過如是況春秋之際乎大小雅二詩之賦取文王幽王為治亂之別治則文王之儀刑亂則幽王之矜伐此君子之言足以為有國馭將之戒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小雅

喪者人之大戚天亦知哀之況於人乎楚共王可

謂賢君矣其死也懲鄢之敗自反其過雖天命有不能揜其平生之善矣乃乘其喪而行暮夜穿窬之舉此養由基逆料未萌三覆設竒吳卒墮其計中庸浦之敗公子黨為獲夫吳自取至此雖以狄攻狄然兵之曲直不可不論君子以不恤天道譏其伐喪宜矣

青蠅小雅

聖讒殄行雖堯舜不能不震驚於此也且朝以忌

媚致讒如蘇公棊公可也巷伯之倫何有焉以寺人汚腐之質可也夷狄之人何有焉言語不通嗜欲不同異氣所稟荒裔絶徼不治之治可也晉人乃剖田食之共納侮有自非戎之罪也范宣子乃因向之會而欲執之駒支青蠅之賦取君子以愷悌信讒也既曰愷悌父母之心猶是也伯奇之父曾參之母均此心也於讒不能不惑况他人之心乎

匏有苦葉 邶風

晉侯報櫟之役非其本意何也欒黶之意也晉侯故守境上不進晉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以進者以欒黶之倡也叔向豈不之知幾與叔孫穆子目語故為邶風之賦於涇水之上也匏有苦葉者深厲淺揭於浮沈緩急無必濟之意鄭人則知之子蟜謂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魯莒先濟鄭衛次之叔向不敢違者廹於欒黶强令無如之

何涇上之毒魯莒鄭衛之人實死之旣而荀偃欒黶中軍下軍二帥不和一進一退魏絳首鼠從欒黶以待荀偃此何說也哉晉人自謂遷延之役誠是也欒鍼約士鞅同死鍼先死而鞅獨生欒黶誣以殺其弟此士鞅之所以奔秦也嗚呼師惰而將貪惰則觀望貪則擇利兵家之忌也戒之哉

甘棠 名南

欒氏之惡三世矣晉厲之弑書削階之晉政歸之

晉民畏之以其久且專也饜則以虐盈則不足道
仍世下軍之職士鞅乃對秦伯以名伯甘棠之子
孫豈所擬乎名伯之甘棠遺愛也欒氏三世稔惡
也至盈卒為范鞅所讎出奔於楚此豈甘棠之比
與周匹休於八百年之久乎

巧言 小雅

衛之君臣相失非特一食之間也獻公猜貳於孫
文子有素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失之不密故文子

得以先事為謀亦疑忌之積也不然臣朝服而君皮冠君臣相從園囿田獵未害其為禮者雖相忘可也孫文子乃悻悻於君懷怒如戚嘻亦甚矣至使其子蒯入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居河之麋欲以戚地兆亂亦其不窓之失乎文子果以戚地要其君先殺羣公子獻公請盟求和無所不至而卒為所逐獻公奔齊文子猶用兵以敗公徒於阿澤然衛侯所以得歸者子展子鮮蘧伯玉皆衛之君

子也蘧伯玉之言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斯言也文子所宜愧也是歳襄公之十五年孔子未生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小雅

楚人殺三大夫子反子申壬夫以其欲侵小國伐吳之舉所獲不如所亡故子囊於是得政懲前日之弊救陳伐蔡曰惟凛凛也且所以敵楚者吳也晉也陳鄭魯衛實羽翼之共王之喪吳人為庸浦之戰大敗而去吳又報之有皐舟之勝子囊之所

以城郢者以遷都避吴也君子以是賦小雅之章

以子囊為忠於君而信於民忠信之臣事君始終

子囊無之矣然楚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漢陽諸

姬楚實吞噬而有之乃今為吴所乘附之以晉城

郢之遷得之矣子庚代之即公子午也故子囊以

城郢為垂死之屬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周南

子庚代子囊之政其可觀者擇才而任類能而使

各當其職也且自王圻以下其在五服則曰侯甸男采衛五百里一服楚以夷狄進之中國僭稱王矣其官人次叙君子比之周南而有周行之賦蓋勉而進之左氏之書亦聖人春秋之法雖文王能官人不過如是也且令尹執政柄也右尹其貳也大司馬總戎也左右司馬楚軍之左右廣也莫敖以降箴尹連尹宫廄尹粲然有叙君子於是嘉子庚之政以周南之詩比之以明春秋進夷狄之法

不一而足

古詩

詩言志者前乎為帝者之詩也三百五篇者後乎為王者之詩也晉侯與諸侯為溫之宴使大夫舞歌詩杜預釋以歌古詩不知其孰後孰前曰古詩何也無乃三百五篇之類乎且宴者以飲酒為禮有禮則樂隨之詩亦樂也長言之則為歌聲音與人之情偽相通此晉平公新立欲以是通齊楚之

使以魯故執郱莒之君意甚善矣高厚之詩有所不類而荀偃知之不知其詩如何其不類也嗚呼禮樂之中雅道存焉昔人肆業及之何昔人為之而今人不為也揚雄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學者其識之

圻父小雅 鴻雁之卒章小雅

諸侯各有分地以敵王所愾魯以晉故受齊兵為日既久亦晉之所深憂也況天子所以封諸侯之

分地晉平公新即位欲修悼公霸業率諸侯以尊周亦必討其撫封之職所當為者前年為溫之宴高厚逃歸魯人懼而以穆叔聘晉以晉新得諸侯足以厚芘之也未一年而受齊師者二圍桃圍防皆魯北鄙之地天子所以封魯而齊之君臣一歲以兵再至齊侯先之高厚繼之魯之臧堅實死之其何以為尊王之舉哉圻父鴻雁之賦雖魯人性命之急又間一歲齊師再至然後晉人為魯會十

國之師圍齊荀偃士匄皆有獲焉亦可以塞前日
二詩之賦也是歲襄公之十八年

黍苗小雅 六月小雅

甚矣晉曰驕而魯曰屈也十八年報齊資晉以逞
夙憾幸而勝焉季武子如晉拜師平公之享魯使
亦禮之當然者賓主酬酢二詩之賦皆周天子盛
時之禮胡為乎諸侯之庭哉大國益以驕小國益
以屈二詩之意可見矣黍苗者宣子以召伯自比

晉侯六月者李武子以尹吉甫佐天子征伐六月車徒以匡王國至齊靈公卒齊晉復平魯之有求於晉者未已前日季武子欲以林鍾銘魯功者獨不愧於臧武仲之言

載馳四章鄘風

齊人喪君新君方立内難未已也齊旼轍事晉晉受之為大隧之盟晉知有齊不知有魯氣矜矜然矣穆叔乃見范宣子為柯之會見叔向而有載馳

之賦雖控告之急叔向許以為齊之救者亦料齊人之盟必敗許以承命救助也魯人既城武城明年又預澶淵之盟是盟也齊魯二君同歃是年冬叔老如齊者盟㑹既絶之久至是復通君子以為得禮

常棣小雅 魚麗小雅 南山有臺小雅

襄公二年叔孫豹如宋十五年宋向戌報之二十年季武子又如宋報向戌之聘是將約為明年商

任之盟也宋之所畏者楚與鄭合也宋華元嘗合晉楚之盟矣其於魯也無會不來無盟不與者凡以此也其使人受宋享閒閒然雍容如無事時其禮有足觀吾夫子以為殷禮吾能徵之者茲非其一乎三詩之賦蓋享禮之酬酢也常棣季武子之賦宜家之好如兄弟也宋人悅以重賄宋公享又以魚麗四章備物及時此二詩者季武子酬也南山有臺宋公之賦以厚使人也以季武子之賢不

辱君命以詩專對能為國光輝也其他晉楚爭宋以為成敗自魚石以來謂之宋志者非魯之所敢知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小雅

范與欒讎也欒與羊舌黨也欒氏之禍成於欒祁之淫於外羊舌虎之禍及其兄叔向叔向得因方以幸免不死自適或勸以奔亡叔向因有小雅之賦此雖叔向之知而亦宣子之仁所以得政於晉

也或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欒黶逐范鞅而以欒祁之淫逐懐子奔楚懐子范氏甥也羊舌虎之死因及叔向叔虎之兄也無乃罪相及乎此可為宣子惜也不如是何以為春秋之亂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

直哉叔向之為臣也方其在難不肯求救於樂王鮒而伸於祁奚何也以樂王鮒之貪而祁奚賢也樂王鮒面伸情於叔向欲請救之不應遂反陷以

不忘欒氏之親祁奚不待叔向之求救乘急驛而往救之叔向不死祁奚不求德於叔向叔向亦不往謝而朝大雅之賦者叔向之賦言祁之正直非樂王鮒之比也周頌之賦者祁奚之賦有請於宣子言文武以悳訓不倦訓子孫向之德不可忘十世宥之可也嗚呼三代直道庶幾見於二詩之賦乎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大雅

春秋之名節掃地矣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皆有求賻求車求金求玉求鼎蓋貪淫之俗也甚至裂帶示褊納璧免死者其名節可稱如季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晏嬰相齊肉不掩豆鄭之公孫黑肱告老歸邑足以興廉激懦立名節於貪淫之俗也黑肱之言曰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又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以此為其二三子之囑此君子舉大雅之詩以為善戒也度者法度也不虞者未然也是

時晉楚爭鄭鄭人奔命不暇如黑肱之教子者足以為世戒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子產之善為辭令也鄭以小國介乎大國之間所賴以立者有日矣春秋之諸侯會數則兵煩兵煩則賦重如晉國之强范宣子為政有所不免者此子產之書所為作也小雅大雅二詩之賦皆周人以此為國以此事天以此為基而立其德以此為

心而得其名不聞其大國是恃而取重幣於諸侯也宣子說其言而輕其幣辭令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小雅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

伊尹放太甲于桐三年必俟其改過而後復之衛獻公以虐得罪國人出奔於齊至是十年今之衛侯猶昔之衛侯無復悛心也孫文子以一飯之惡逐之甯子又以一言之許而復之然公孫剽之立

者甯喜也既立剽晉因而定之今又許衎之入廢置不定弑君立君天下其謂之何嗚呼太甲之復歸於亳茍非伊尹則甯喜之弑也甯喜以弑剽書衛侯以國納為文罪在甯氏也太叔儀二詩之賦其先見之明乎不恤其後不令終也以事一人臣節不固二君出入由之也衛侯衎既復甯喜死孫文子以戚名亂動諸侯之兵然書衛侯會夷儀之歲齊人為之城郟當在二十四年乃在二十五年者

起獄剽之張本先經始事之一與魯隱公傳同杜預之釋以為誤妄説也并表出之

嘉樂大雅　蓼蕭小雅　緇衣鄭風　蠻之柔矣逸詩　將仲子兮鄭風

孫文子之不臣非特甯喜也文子有憾於晉晉趙武宋向戌因為澶淵之會以疆戚田且以三百人戍守衛侯甘心殺之以名齊晉鄭三國之君甯喜執而衛侯因故齊鄭之請欲免之晉侯享之嘉樂

之賦以周天子令德宜人民福禄足以及諸侯主
盟者之意國景子子展齊鄭之臣相其君以答賦
也一則天子之澤蓼蕭也一則緇衣之賦善善之
功也叔向命晉侯拜二君之貺是矣其意晉以孫
林父故執其君晉肯鬱鬱蒙此名乎故以殺戍之
虐藉口以明不為林父也國子逸詩之賦以寛衛
望晉子展將仲子之賦以衆言可畏晉侯許歸衛
侯者以子展之賦曰儉而壹者以其詩之有諷體

也杜預之釋以歸美晉不及天子過矣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商頌

以人反間此兵家利害也聲子雖用此以勸子木

還伍舉其實利害之急者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

皆楚亡命楚之所棄晉之所收也楚以失士懷殄

瘁之憂湯以賞罰忠厚天命錫之福禄二詩之賦

晉楚用兵利害之決人才去就之分不難見也於

是楚人聽之請伍舉而復之仍使其子逆之伍舉

世為楚臣二詩之諷宜矣

相鼠鄘風

齊慶封以景公即位來聘於魯通嗣君之好也飾

其車以自矜耀意在以使命夸魯故孟孫叔孫皆

知惡之叔孫謂其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叔孫又與

之食不敬夫衣服飲食君子以此覿威儀省禍福

也而皆惑之獨不為後日奔亡之地哉今日相鼠

之刺他日茅鴟之刺其前後不悛如此夫鄭子臧奔宋而以鷸冠為夸不免維鵜之刺慶封聘魯不免相鼠之刺二詩足以謹君子威儀之戒

草蟲（召南） 鶉之賁賁（鄘風） 黍苗（小雅） 隰桑（小雅） 野有蔓草（鄭風） 蟋蟀（唐風） 桑扈（小雅）

五音異聲而求同同則合矣天下之樂猶是也鄭衛之聲樂之淫也欲求其正而不淫者文武之相應君臣之相和孔子語魯太師者用此道也趙孟

於七子之賦者豈知此乎其為鄭風一也七子異賦不專於鄭志志異則聲不同也而鄭之為鄭介乎晉楚二强國之間此晉趙孟以盟主强合異為同此五音之樂滛正相雜矣草蟲以晉為君子子展也鶉之賁賁自言國君之滛伯有也黍苗比趙孟為名伯子西也隰桑以見君子為樂子產也野有蔓草以喜於相遇子太叔也蟋蟀以儉禮自居印段也桑扈以禮文自保公孫段也趙孟皆因以

答其詩之意且鄭伯享趙孟七子以詩相禮是以樂侑食也而伯有獨暴其國之淫樂以娛客此趙孟知良霄之不免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鄭風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逸詩

晉楚以兵敵也晉為盟主趙文子得政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晉既許之因以强令廹諸侯而從之齊秦之大亦從之其餘小國靡然從風無疑矣於是有宋之會凡諸侯之大夫與邾滕曹之君無不

至者大抵春秋有厭兵之實雖弭兵虛文且可息吾民於年歲亦一幸也楚人衷甲入宋彼其君臣肯置晉於度外乎既曰戍言又曰齊言亦既信矣乃又有宋之盟乎楚人衷甲不肯履齊秦他國之地則有疑於諸侯間矣諸侯亦有不與盟者弭兵虛名果何恃為久利乎宋左師乃欲以此幸賞命之曰免死之邑以書為請子罕削而投之君子於是有二詩之賦鄭風司直謂子罕也逸詩知過謂

向戌也此弭兵之舉起於宋向戌趙文子主其事

既醉大雅

諸侯弭兵息民盛德之舉也宋人之請晉人主盟之賜也雖楚人倔强亦將屈而受盟者周家忠厚之懿有征無戰矣爰自文王以文德傳子孫武王繼代耀德以廣文王之聲初無戰也楚遠罷如晉涖盟報荀盈之聘以弭兵而來晉侯享之賦既醉以晉侯為太平君子如成王之持盈守成偃武修

文不失周家忠厚之懿意不薄矣故叔向知詩旨以能養民許之夫能養民則知政矣楚政將焉歸哉

賦詩

盧蒲氏慶氏皆姜姓也盧蒲癸娶慶舍之女為同姓或人以為譏故有詩斷章之賦說詩章者或三或四或卒皆有其數而所謂斷章者特取其一不責其全矣春秋各以詩見意於享燕之樂者用此

道也說詩者之例可以互用昭然於此雖然此盧蒲癸之辱自文飾其實非周道也傳春秋云質家娶同姓唐杜劉范何韓不容辟也文家娶異姓周人娶子氏姜氏羋氏為異姓也昭公之廢禮娶吳女起於盧蒲癸為張本云

茅鴟逸詩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此先飯之祭也設食先飯黍所以辯祭示不敢須刻違仁也慶封何

知馬酗淫貪亂名盧蒲癸而使其子慶舍臣之速死自取其無上之心與崔氏等且其嗜酒迷惑以飾其不仁之實其受叔孫穆子之食氾祭不共固其宜也雖以茅鴟之賦徒强聒之其志不在是客不足責而主人所以曉客者當如是乎茅鴟為逸章其亦相鼠無禮之比乎二詩前後如一意皆出慶封故并列之以為後日殺慶封張本

行潦大雅采蘋采藻召南

行潦名穆公之詩采蘋采藻國風之賦采蘋藻酌行潦之水有齊季女尸之以供祭祀此皆詩人語也魯襄公過鄭鄭伯適出故伯有廷勞魯君不敬夫魯鄭同姓諸侯也所過地主之禮可忽乎嗚呼伯有方嗜酒荒淫其死亡無日矣後二年鄭殺良霄此其張本

式微邶風

三家之無君復何所顧忌說者謂襄公出葬楚康

王乘國之無人季武子因以取卞乃使公冶問公反誣卞人之叛襄公不難於失卞而難于復入也公賜冶冕服之賞不幾於賞僭乎式微之賦榮成伯之意亦微矣公冶辭邑絶口於季氏亦足以愧季氏無君之心其曰無以冕服斂者竟何益哉

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小雅

周靈王死於魯襄公之二十八年之十二月至二十九年之五月公猶在楚會楚康王之葬天王之

葬魯曾不知葬之月日故有缺焉鄭亦以城杞之役上卿不在子展使印段攝行伯有以為不可子展由是有小雅之賦其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其實知有晉楚而不知有王室天子弱而無威諸侯强以怙衆也傳書魯陳鄭許四國之君與十一國之大夫皆會楚葬四君至西門外十一國大夫皆至墓何暇問天子哉杜預言周裹卑於晉楚是矣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小雅

周平王之戍許母家也晉平公之城杞母家也豈有內虛其國而外治他人之國哉平王以此失王族諸侯晉宜少懲不可效尤也晉乃以盟主自恃偃然坐役諸侯豈復知有周天子哉不知其政騣乎六卿之分矣子太叔見衛太叔文子援小雅之賦譏其輕近族而重遠姻鄰之不協是不鄰也婚姻可知矣是歲晉侯又治杞田其母以司馬女叔侯取貨為怒嗚呼雖王者之後文獻有所不足

終以夷禮自陷其取地亦夷禮之一也

周南召南國風 邶鄘衛國風 王國風 鄭國風 齊國風 豳國風 秦國風 魏國風 唐國風 陳國風 鄶國風 小雅 大雅

頌

嗚呼三百五篇之詩孔子刪之子夏定之言則其志也經也歌則其聲也樂也無以逃於一瞬目一歷耳此季札所以傳聖賢之心也是時孔子在孩提之童子夏未生其曰聖賢者堯舜文武周召之

心孔子子夏刪序之意取諸此也美哉者七思深哉者一廣哉者一至矣哉者一舞樂之美哉者三至矣哉者一周公之東者二周之舊者一陳淫不君鄶小不譏後之學詩者陵以加之矣非特以意逆志之得也至於二南始基衛之憂王之懼鄭之細齊之大豳之樂秦之舊魏之可為明主儉而易行唐則猶有遺民遠有令德陳也鄶也曹也為甚微小雅為周衰大雅為文王嗚呼孔子子夏之所刪

序聖賢之心學具備矣乎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大雅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逸詩

春秋書人者微詞也衆詞也爵則微之國則衆之此法也以其人之大小緩急麗之以法者而書之宋人以天災人喪有訴於晉晉為主澶淵之會會者十一國齊魯衛鄭附以曹滕邾莒薛杞小邾人等大夫也而皆人之槩之於法人且衆矣果何益於事哉君子責之以信又有二詩之賦以明信之

不可已也且人之所難辯者莫難於義財也晉趙武主會其力可以辦此而卒無財歸宋主會者之罪罪當在趙武然魯亦不為無責不人而名之曰叔孫豹者是也其他小國自謀不暇役役大國之間何益於恤鄰之義乎大雅者言文王以信上通於天以啟周家忠厚之業逸詩之賦則不順所止軏軏載偽不信而行此二詩之別然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見於詩而曰逸者豈疑乎又曰恭儉惟德無

載爾偽即見於書非詩也

詞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大雅

葬魯襄公之十二月即夏之十月也是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趙文子老政多偷惰重以襄公之喪不出見鄭之君臣可乎哉子產舉晉文公之伯以責之且以銅鞮役民一也盜賊公行二也夭癘不戒三也其國內不自憂何暇憂魯喪乎士文伯自以盟主之尊責鄭之君臣者以其壞垣納幣也以

士匄為失詞則子產為善於詞矣趙文子悔悟厚禮鄭之君臣叔向於是有大雅之賦是亦直道公議民事所在非特語言得失也且晉大以欺鄭小慢其君臣外責幣入而內怯壞垣雖曰盟主不能終芘之於齊楚此又出三失之外者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

衛北宮文子因如楚過鄭其衛命經從意在楚不責鄭以使人之禮也鄭待之其禮有加如聘客一

也用郊勞之詞二也北宮文子因覘國而知鄭子產之政所以免於晉楚之爭衡於鄭者如執熱之得濯因有大雅之賦也竊謂此詩之賦以鄭之人才比熱之得濯也子產知政引類得人印段子羽馮簡子子太叔比北宮文子所知以歸復於衛侯也是時孔子生甫十歲論語所載則文子既童而冠得見子產故有嘉其人曰裨諶草創世叔討論行人子羽修飾東里子產潤色凡四君子也左氏

又廣孔子之意傳之春秋良以聞見之及也然論語所書本得之於魯史所書也并表出之杜預曰仲尼以襄公二十二年生至是年十歲子産已代子皮知政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大雅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

楚夷狄也春秋進之於中國爵曰子者班之於五

等諸侯魯晉鄭曹之下而許莒邾之上其亦幸於
超躐矣今乃自王之僭也君子以其夷狄漸被中
國詩書禮義責之北宮文子五詩之賦如責賢者
之備不已過乎令尹子圍無君之心見於顏色者
可望而知北宮文子得其人於未然能審其吉凶
禍福雖神巫之察人肝膽不過如是其曰威儀之
賦者此中國詩書禮義之訓既久猶幸進之以此
也圍自言共王長子圍此其無君之芽孽也卒之

縊殺其君而以疾赴於諸侯北宫文子之言驗于是矣卒章文王順帝之則文王事商紂順天意以事惡人庶幾小國之意哉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大雅

犯上之謂僭害民之謂賊僭賊則幽隱而無信反是則信矣澶淵之會以宋故也以子木之知政猶不免衷甲况令尹圍之果於犯上虐於害良有甚於子木僭賊之尤者文子自以其仁可法則者信

不信之别也其曰不為人下者晉猶欲爭衡於楚也然圍既以不信怙强文子老矣雖曰信可法則自此其小弱哉坎牲加書於牲上恐晉先歃加書牲上其蔑晉甚矣

小旻 小雅

七國之大夫既盟楚公子圍又相與議其後以其為臣而君圖簒逆之不終已兆於容止威儀之僭非特蒲宮二執戈也伯州犂為隱其惡以為假之

寡君鄭之公子羽以為假而不反州犂又譏子羽以子晳背誕卒之圍既逆弑犂亦為圍所殺何也大抵小人情偽可敬亦可畏敬者事之以禮也畏者避之以色也終不可言語譏評此樂王鮒小旻卒章之賦取喻于暴虎馮河公子羽知其為宇而敬字者慈愛不犯凶人而敬畏之也其餘國大夫或代憂或樂憂或招憂或無憂而憂皆知不免者此其善料士與北宮文子同

大明 大雅 小宛 小雅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小雅

嗚呼犯上之逆臣未有如芊圍之烈者也為楚孽子官則令尹果於犯上如此夫其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不唯蔑趙孟亦以夸晉也其以文王自比者懷無君無父之心駸駸乎逆天意也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其以天之所命深抑其驕大之氣然亦不敢正言其非者圍虎狼也不得不畏而奉之自此圍得志而楚强趙孟老而晉少懦矣賓主二詩

之意可見褒姒之賦似為巴姬設共王無子而寵巴姬五孽之立適以兆芊圍之禍

瓠葉小雅 鵲巢召南 采蘩召南 野有死麕召南 常棣小雅

昭公元年十一國大夫為會者以楚公子圍娶鄭之公孫段氏女也趙孟叔孫豹曹大夫以會畢過鄭鄭伯兼享之戒者猶曰筮日筮賓先日為戒禮畢然後致享也瓠葉者義取薄物也一獻也子皮不敢乃具五獻者重客也趙孟力辭私請於子產

止受一獻則已畢享禮然後受宴穆叔賦鵲巢以晉君有國而趙孟以鳩居也采蘩以趙孟不受五獻之享而受小國之蘩以為信也子皮賦野有死麕者以喻芊圍新婚印段恐其禍鄭欲託芘於趙孟也趙孟以常棣答子皮之賦以晉鄭兄弟可以相安以圍異姓婚姻猶尨之可使無吠故穆叔子皮與曹大夫興拜曰小國知免者以晉之足以抗楚也三詩粲然有章曰享曰宴並用賓主有禮學詩學

禮者可以義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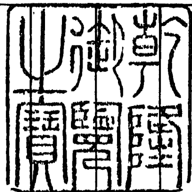
無競維人周頌

莒魯附庸小國也所得分地不多魯以其亂叔弓因取鄆之田務婁瞀胡滅明二子又以大厖常儀靡奔則莒幾空國也春秋書展輿奔吳不書國爵者國非其國爵非其爵至於去疾雖自齊入莒亦以國逆為文者猶曰失地諸侯故名之也展輿以小國不量力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名去疾立之

展輿奔吳君子有周頌之賦以明有國而亡乎人之義

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大雅

右尹子干之奔晉以圍之簒弒也秦伯之子鍼先奔晉以車千乘子干五乘貧富多寡以車數覩之相絶矣叔向使二公子同餼者祿食之秩不害其為同后子意欲以富先子干故以臣與羇齒為愧臣者自比晉之臣羇則寓客也趙文子以為疑叔



向答之以德不以禄德鈞年同則以尊者之國以平日晉待秦楚之序其實皆狄人因以中國禮法分别之也大雅之賦以鰥寡處子干以强禦處后予此一詩二意不可不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舟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吳殿英

謄錄監生臣嚴續曾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二十三　　　宋　李石　撰

左氏詩如例下

綿之卒章大雅角弓小雅節之卒章小雅甘棠召南

魯以周公之故以諸侯之邦而用天子禮樂魯之所有而諸侯所無者韓宣子之聘觀太史所藏之書則周天子禮樂盡在魯矣魯之所有晉之所無則他諸侯之國亦無書矣此韓宣子之詫見也或

曰楚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八索者今之易也五典九丘者今之書也古者入國知六經之教何獨二經哉猶今以堯舜三代之典孔子所祖述憲章者大鳴於天下何啻左史倚相楚人之讀哉蓋孔子之所取三絶編於易象始隱終麟於春秋者本韓之所見太史所藏周天子禮樂盡在是矣是歲孔子甫十歲童而讀之幼學之年也韓子以二經知周公之德者述文王重易之心行天之四時以

繫日繫月為春秋天子禮樂備於魯晉無此書則
諸侯之邦亦無此書也昭公享韓子季武子賦綿
之卒章以晉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也韓子以角
弓答賦兄弟同姓親親也季武子又賦節之卒章
以晉德可以惠養萬邦非特魯之私也季武子又
賦甘棠召伯所憩之木以比韓子所玩其國之木
以答角弓之意大哉周天子周公之德備於此詩
則禮樂之聲音也韓子初知晉政為平公如齊娶

婦納幣因修聘於魯汲汲於太史氏之觀此晏子知其為君子者有以夫

淇澳衛風 木瓜衛風

子夏之序淇澳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入相于周韓宣子聘魯以其觀書太史一事足以見其文矣其與魯季孫宿酬答之賦輕重適宜令之深於詩者有不能窺其趣也淇澳之詩美衛武公之父子也是行如齊以其子須逆少姜父子偕行淇澳

之賦義取諸此北宮文子蓋善言詩者豈苟而已
哉其子須亦晉之上大夫也木瓜衛人報齊桓公
之賦其取意遠矣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大雅

晉之使美使也魯之報聘亦難乎其才矣晉來而
魯往之國大小之不敵也韓宣子以知政而來叔
弓以叔老之子而往無乃强弱之果不敵乎晉以
宣子之舊於禮有加叔弓惴惴遜避不暇令之循

牆降階之容可觀也每每先君後臣先國後己其
曰無敢為賓又曰下臣來繼舊好自審其小强弱
不敵叔向大雅之賦許之以知禮近德豈誣乎人
哉嗚呼春秋之亂襄昭之世晉楚齊魯鄭衛之間
何其君子之多天運至此以生聖人任斯文之責
其亦層衆山以為太華積衆流以為溟渤吾未嘗
不歎息於斯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小雅

威福者喜怒之謂也威則其怒也福則其喜也威
則刀鋸甲兵刑之屬也福則錫賜爵禄賞之屬也
齊景公濫刑而晏子能感之以一言福齊國君子
小雅之賦以晏子為君子也為仁人也祉者福也
其喜也以其所以福喜者止齊景公之刑所謂以
祉已亂者乎晏嬰如晉請再以齊女繼室張趯知
之幾於逢君之惡矣嘗與叔向語而稱之杜預以
傳護晏子不與張趯同譏者以其請繼室以成晉

平公之過也鄭子太叔曰張趯有知猶在君子之後謂此平公在位二十六年至是三娶晉將分於六卿而不悟也悲夫是歲魯昭公之三年晉平公之十八年齊景公之八年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

有禮者無禮之别禮之所始以義起也然則義者其禮之本歟州縣欒豹之邑也欒氏以此邑亡范氏韓氏趙氏皆欲之有義不當得者晉侯以賜印

段以印段之相鄭伯可以得州之田故以策賜之三卿則各有縣田義所不當得也印段鄭之臣楚靈王之妻黨子豐則印段之父也鄭雖小國以印段之忲以楚圍新立晉侯録子豐舊勞賜印段以田以其禮足以得田也以忲聞於鄭而以禮如晉晉方畏其忲乃能自屈於禮不以圍之勢驕晉食父舊德此受州田之曲折也相鼠之詩君子意譏三卿義不當得州田而印段之不以其忲而失禮

一章之刺其嚴矣乎

吉日 小雅

芊圍之惡子産既知之於數年前矣始娶鄭之豐氏欲以兵逆婦子産使子羽折之一也游吉聘靈王新立既歸謂子産具行器子産期以數年二也至是鄭伯如楚以子産相靈王賦吉日以宣王自比子産探其意具田器待事與田江南三也夫以靈王侈心始末子産皆知之以鄭小國立於楚大

國之閒以子産而與惡人處鄭亦多君子哉不然
印段之怏逢圍之惡鄭且不免矣

七月之卒章 豳風

春秋書昭公之三年冬雹又正月大雨雹者冬雹
則周十月正月周十一月也宜雪而雹陰慼陽徼
以災書雹也季武子欲求禦災之道申豐爲言以
藏冰之道何也冰者至陰之積以救陽疾陰陽相
和則雪而不雹矣唯聖人可以感此禦災之道也

七月豳詩周公作之鑿冰窖之凌室祭祀百官之用取給焉夫有冰則隂氣致用於陽不為災矣隂盛陽衰則夷狄盛而中國衰之象是歲昭公四年楚靈王主申之會率十一國之師而徐戎淮夷並在就會而執徐子又生八國之師因淮夷以伐吴夫夷狄之盛中國之衰也隂氣之盛陽氣之微也

禦雹救災如周公之詩其可乎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_{逸詩}

子產以惠愛見稱於聖人著於後世蠆尾之謗足以累其親雖子寛之賢不能不疑者何也周公之典什一之賦井田之法也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無歲不兵無日不役加丘賦之數一牛三馬以備車乘雖魯之田賦履畝而稅者何知於周公哉春秋亂世也無一國不富無一國不貪何獨子產之尤民各有心而議其上非豪傑之士也周公之心召公不知子寛不知子產之心亦宜矣逸詩之賦禮

義所存萬世公議以聖人為重足矣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

大哉吾夫子之言也公賞公罰不徇其私君子以此為德行修身之具豈特為政以順一國人情哉雖天下之大四國之衆亦將順之而不敢有違也仲尼以下七語者吾夫子援其所聞於先達者本之周任之言又本之大雅之賦高明博厚與天地同其大叔孫昭子一何幸哉豎牛既殺兄又囚父

餓之三日而死不孝不悌則梟首寧風之棘上有餘戮矣叔孫昭子之立牛之功牛又相之牛之死以昭子之請於國人不以其私以公天下賞罰此吾夫子所以大之也是歲昭公四年孔子甫十三歲蓋春秋追述之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大雅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大雅

子產於襄公末年得政褚衣冠伍田疇教子弟已

獲民譽仲尼曰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是國人既謂其慈惠循良不特他人如叔向之詒書也自伯有公孫黑之死二族奔亡多謗幾欲以刑止亂也其答叔向書曰吾以救世是矣其曰不及子孫而乃鑄其言於鼎名之曰書以為鄭不刋之常法此豈三代亂政作刑之意乎叔向援二詩以文王望之夫文王之刑則周公三千之屬成康措而不用無一人之獄者四十餘年三辟之作果此意乎不

然則子產當任此謗矣

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大雅

玦用牲埋書此漢人造蠱類也寺人柳欲以是殺華合比以撼太子佐太子佐幸免而合比以此奔衛傳玦牲埋書以盟書如漢人之蠱書皆詛祝也宋太子幸免衛太子不幸者宋平公漢武帝明不明之别也平公僅逐華合比武帝用此殺衛太子寺人柳江充皆起於畏他日太子之立故為此以

疏間人父子也嗚呼華氏之族左師向戌之言是矣逐兄而弟代之兄奔亡而弟代右師之位其不義於其族一至是耶向戌大雅維城之賦知右師之必不免矣

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小雅

諸侯賓客以禮相酬酢為重輕豈止語言笑貌之間為哉贈遺幣帛如紵衣縞帶報復可也晉楚之敵以讐為交其使命通聘自宋之盟以來未久也

楚公子棄疾如晉者報韓宣子之聘也宣子之使不逆於楚晉欲以不逆復棄疾此輕重人情之常也叔向乃以是矯之者蓋芉圍以來楚强晉弱欲不逆客不可得也況棄疾有欲王之理乎叔向小雅之賦不欲效楚人之辟而以大國使命待棄疾曰國君者其畏之之詞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 小雅

楚之君臣不君不臣兩失之矣築章華之臺為離

宫竭民力而實罪人靈王不君之失也闌入王宫自執其閽不為有司所與乃自請諸王此芋尹無宇不臣之失也王飲酒以慢無宇芘一閽而慢令尹其失之尤者芋尹以王匿盗器與盗同坐而以紂比其君其失之尤者夫以楚夷狄也獲鈙進於中國僭稱王號不君不臣何足深責而無宇乃以小雅之賦以周家全盛大一統之勢自况何不度德量力哉

彼日而食于何不臧小雅

夷狄吳楚之僭進之於人而謫之於天人不勝天久矣春秋末年吳楚之盛人不能抗之晉侯之問蓋有感於此也尚何魯衛分地之拘哉衛君諸侯也叔孫豹上卿也日者人君天子之象也如魯衛何足以盡天變晉侯有問於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三務之答臧不臧之政此詩人本意何有於魯衛哉癰疽膏肓心腹洞潰一方病一方痛士文伯非

所答也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前以分地而後以政之不善乎春秋日食例三十六宜廣以此意可乎哉

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小雅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小雅

晉衛兄弟同姓之國也晉受孫林父之奔又受其戚田之入晉以大國欺衛小國晉負衛曲者二尚何以為同姓兄弟哉當親者疎其疎者可知也已是時吳楚偃然抗衡上國晉力不能支反更疎所

當親以自取削弱者職此之由也夫以衛襄公之卒人知哀其喪况同姓兄弟乎范獻子因是以告韓宣子有小雅鶺鴒之賦其曰遠人誰敢歸之意謂吳楚桀驁晉非其敵亦人情之易感也弔死歸疆范韓二氏所以分有晉國者茲其漸云

君子是則是效小雅

左丘明之於吾夫子豈唯好惡同之其助吾夫子多矣且張本之說先經始事是歲魯昭公之七年

距孟僖子卒之年孔子三十五歲則昭公之二十
四年矣以孟僖在鄭相昭公不如儀在楚不能答
郊勞既歸魯乃始講學吾夫子是年止十五歲志
學之年而先經所始乃二十年前事此左氏之助
吾夫子也曰孔丘聖人之後必為達人一也鼎銘
二也援臧武仲之言以重之三也明孟懿子南宫
敬叔之得師為同門生四也記吾夫子之言以明
孟僖子之補過為君子五也小雅之賦乃二十年

後事左氏助吾夫子之意其以此夫

或燕燕居息或燼悴事國小雅

左氏論日食前後二詩相戾也衛侯叔孫豹果卒魯衛君臣同譴既得之矣燕燕居息盡瘁事國則人臣勞逸不均意指叔孫豹之為人臣始終不常自速天譴也又言日月一歲十二月會合朔曰辰陰盛陽微則日食十二次分野當之此詩意也夫前後二詩析衷十月之交前後相戾如此學者所

未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小雅

君子小人之分能言不能言之别也君子能言言之嘉也以安其身小人不能言言之僭也以災其身叔向援此以稱師曠為君子而有小雅之賦也石言于晉有無未辨也而乃因此以託諷於晉虒祁之築以召非言之物師曠能言之叔向能知之

其曰子野者字之以為君子者以別他人之有言紛紛於世强聒而無補於事叔向非唯知言又知詩杜預以為與今說詩者小異昔之說詩專以為讒言亂聽也咠嘉也巧言者非正言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大雅

文王創周之業於商之天下三分有二民去商即周去苛俗而即樂土其於靈臺靈沼也芻蕘之采雉兔之獲文王未嘗不與民人共此囿之樂詩人

大雅之賦以歌文王靈徳之及不以地為廣不以囿為夸也魯政歸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郎囿之築公乎私乎叔乎季乎魯史之公豈私之囿叔孫昭子之譏勦民且援文王之詩罪在昭公不在季氏也傳釋之以為書土功之時豈春秋之意乎南蒯欲以費逐季氏歸其室於公必季氏囿也

陳錫哉周 大雅

欒高陳鮑齊之四族強弱之不侔矣欒高怙強欲

攻陳鮑謀之不密為陳鮑所先能以弱為強者何也欒高逐六子陳桓子皆反之分三邑益其禄也且以欒高凡四敗來奔於魯陳鮑分有其室殺之而受其利仁者不為也桓子乃能聽晏子之言致諸公而請老於莒景公予以莒之旁邑又辭之穆姬君母也以高唐予之然後受傳敘其事而以大雅之賦比之且大雅文王創周之業也小白用之猶足以霸陳氏卒有立於齊者能施之心也昭公

八年楚滅陳蓋自陳哀公之死陳亂楚滅陳而縣之九年復書楚會於陳又書陳災者以明虞舜之後不予楚滅也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小雅

莒者魯附庸邑也三家分有公室而取其地莒有不服者季平子倡兵柄而二子從之春秋以三人者書之不欲季氏專之以明莒為公室之附庸也左氏乃專之季氏時有亳社之祭執莒俘用之以

明示得意是甘心為忍人者臧武仲小雅之賦以周公之不饗為言知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而用人之祭自三家始也然宋用鄫子祭祀楚用蔡侯世子祭山犬豕之牲無異也魯祀周公不應有此甚可殺不可用也悲夫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小雅

齊之欒高二氏同出惠公為二公子也春秋書欒施來奔而不及高彊彊即子尾之子也慶封之亡

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以示不貪及其將死也疾於
公宫輦而歸君親推其車而送之其子高彊弗克負
荷以奔於魯嗚呼高氏自慶封以來累世之惡至
高彊尤甚非獨一身之積昭子小雅之賦傷高彊
自以一身集累世之惡不自我先後者其一身負
此惡名也悲夫

蓼蕭小雅

天子之詩魯非所予而宋非所受也以周天子之

恩澤惠及四海猶零露之被草木也華定以宋元公新立銜命使魯豈懵然於詩之專對者哉既不知所取其不荅賦者亦宜也是時魯昭公以莒人取鄆之愬畏晉之罪三家亦將不免華定之意輕魯國君臣也蓼蕭之四章出於杜預之釋果當時享禮之所當賦乎宋魯異姓非宜兄宜弟如同姓之親者華定固不免而魯昭公君臣可免乎昭子所謂工於料人拙於謀已者

祈招逸詩

小人固有終身為惡自悔於一日之善有不得者以天道好還也羋圍之惡極力終身僅乃得國凡十三年豈不知子干之逼助之以晉如抱火積薪求所以追死者此子革之言所以易感也方其乾谿之次受周鼎貪鄭田大城陳蔡不羨其勃勃凶焰豈易震撼一聞祈招之音廢寢與食者知一死之不免天理之不容也不然雖百子革摩厲一夕

何益哉是歲昭公十三年吾夫子年甫冠顔子少孔子二十歲方生之年也其曰克己復禮為仁者當後來追感靈王自克其不仁以成其仁因以教顔子也不然靈王之死距顔子之問仁歲年亦遠

祈招者祭公謀父作祈父為周之司馬以止穆王滿之蕩祇宫則免死之地或曰靈王羽衣執鞭欲以車轍馬跡周四海如穆王滿之長年非畏死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

子皮以鄭國之政授子産交手相付如父子繼述也子皮死子産哭之哀國人徒善其哀知已之死後此無與爲善者誠然之説也且以子産德業之美學述之輿詠作不失爲惠愛剸裁不流爲苛刻其曰有德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者此子産心術也吾夫子重之又稱其爲惠人又稱其仁以止其不仁之謗子産之所以取重聖門者誰適之自哉知有子皮則知有子産也且以小雅之賦特以

平丘之會爭承自日中至昏以折晉人之貪雖子太叔亦凜然奪氣於其側子産特以憂國爲樂兹所以爲邦家之基也其曰合諸侯者齊服於晉爲盟也藝貢事爭承也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小雅

夷狄之患周家八百之業於以啓聖也太王避之文王成之周公膺之至於春秋始終見於書者一一可懲也曰戎曰荆楚曰赤白狄曰秦曰徐戎曰

淮夷曰吳曰蠻戎曰茅戎二伯所以成霸功諸侯所以敵王愾者用此藉口成熟也昭公十六年中國無霸主吳楚自相讎敵齊伐徐楚殺戎蠻蒲隧之盟齊人取甲父鼎之賂以夸示儁威茲叔孫昭子所以興無伯之歎而有小雅之賦也幽王時驪戎滅周鎬京舊地為秦奄有東遷以來伊洛被髮而祭皆戎也尚何周文武之業哉其所責執政大夫以訴其勞如昭子之賦者非所恤也

野有蔓草鄭風羔裘鄭風褰裳鄭風風雨鄭風有女同車鄭風蘀兮鄭風我將周頌

鄭聲者歌聲長言之蓋詩之淫風也吾夫子與顏淵言四代禮樂有及於放鄭聲者惡其聲之淫也若乃以詩言之所謂六卿之賦雖曰鄭詩其曰不以辭害意者斯其別也一別之正烏在其所謂多淫者乎竊嘗以其國風二十一篇觀之大率夫婦男女如溱洧之類蓋雜其間至於關乎美刺者不

害其正之體也六卿之賦鄭志者皆有擇也野有蔓草者子皮之子子齹之賦也羔裘者子産之賦也褰裳者子太叔之賦也風雨者駟偃之賦也有女同車者子旗之賦也蘀兮者子柳之賦也韓宣子以六卿賦不出鄭志以為君子數世之主者一一隨其所賦審訂其語而答之唯子齹子産子太叔三人耳是歲韓宣子聘鄭鄭伯享之既畢因六卿之餞以觀其志之向背果何如也是歲四月宣

子聘鄭晉侯以八月卒六子之心所以望晉殊岌岌矣宣子賦頌之我將以禹將意且以天威爲畏子産率五卿拜貺賓主之禮粲然可觀矣

采菽小雅　菁菁者莪小雅

竊謂周官三百六十詩三百五篇昔人所爲禮經三百無乃通稱之數乎孔子家庭之訓退而學詩退而學禮與周南召南之學非特以授伯魚亦孔子雅言諷誦之常也所謂三百者豈二經之槩乎

不然孔子生晚周末有六經以前韓宣子所見於舊典禮經如易象春秋者皆周公制作如之何以辨之其或同或異也小邾穆公朝魯昭公燕之因詩以觀禮者賓主小雅二詩相為獻酬自令視之皆有體要主人求所以重客客思所以報主人者何昔人能之令人不能也嗚呼六經既作吾夫子以來學者有白首不能窮一經者舊典之學令廢矣悲夫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商頌德音不瑕豳風

嬖幸給使與奴隸等耳豈可使之與聞政事必不得已如左右僕臣亦必辨其和同二義正人端士之所以事君者梁丘據嬖幸之人耳晏子則齊之執政也景公遄臺之田徒樂其語言軟美而悅之其同者亦未必是也而况和乎二詩之賦可也非所以責梁丘據如曰鬷假大政也曰德音不瑕王

言無瑕玷若乃嬖幸奴隸之人語以大政宥密則非其職況其人為奄腐寺人與聞德音此豈人君任用美事晏子乃以是望據過矣後世分南衙北衙廢立征伐進退人物至有國老門生天子者其始禍於此乎韓愈贊梁丘據或猶之可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大雅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

書之九德士德之全也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然亦難乎其全矣所謂九者曰寛曰柔曰愿曰擾曰亂曰直曰簡曰剛曰彊皆士之吉德必有以調節宣暢然後用之槩之以寛猛二者寛則濟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寛不固執以自陋為不該不偏之士此子産所以授子太叔之政也子産以刑書封洫致蠆尾之謗上累其親人不曰子皮教之何也子皮之舉子産傳之以心知其為吉德君子子産

之政則子皮之政其所以取馮簡子裨諶子太叔者合衆德以為全豈特三德而有家者哉逮其告老傳政於子太叔則所賦之詩寛濟猛猛濟寛其曰和曰平者心傳之術即子産所授之術初得之於不言能言子皮則可與言子産不然子太叔以寛德致盜豈心傳之學庸有未盡乎子皮即公孫舍之子也

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大雅

二十四年也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大雅

吳楚雖習水軍之利皆不知兵也楚貪吳人之疆

以舟師略地者恃越與巢首尾腹背緩急可如左

右之蔽彼其兵之出也有輕吳之心吳人襲其後

者楚人之所不知越大夫越公子以舟應之而二

帥從王則公子倉與壽夢也竟不能出楚地而還

者吳人襲其後反喪其所得春秋書曰吳滅巢者

如受大兵之滅人國也鍾離楚之附邑皆其所恃以應援者所謂二姓之帥此也杜預以巢及鍾離為二姓之帥誤矣吳人舐糠及米前日城郢適所以致吳也沈尹戍不能救徒懷屬階之憂不為無罪卒之十年後吳入郢者此其張本

新宮　逸詩　車舝小雅

禮樂征伐文武二者天子之權也權出天子猶不免十世之失自諸侯大夫陪臣其世數或五或三

可知者非其出而出之孔子之所親見春秋之書所謂禮樂征伐者權出於天消息盈虛之理也詩者禮樂之音生於人心者晚周之世士大夫心術日急一日有不足録者魯叔孫婼之聘宋也為季孫逆婦以卿出境已為非禮安能怪桐門右師之賤其族人為非禮乎宋公享昭子以新宮之詩猶曰新室許以女適季孫叔孫賦車舝以娼宋婦也賔主對泣俎豆間樂祁者桐門右師之諸父行也

因佐賓主禮而知其喪心必死卒如其言

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小雅

卿為君逆婦而乃用於大夫之家尚何有於君臣之際哉春秋書叔孫婼如宋而不曰聘者以逆婦示貶也且其於人倫有甚悖理者季孫公若季平子之諸父行也乃從昭子行以聘於宋是為猶子娶婦也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公若從行者以其甥之為宋妻其意在敗其猶子之婚

曰勿與之說者幾以國事謀之婦人也政在季氏四世昭公朝夕自保不暇公若之敗婚何益於昭公中外之計適所以速魯禍也樂祁大雅之賦蓋傷昭公搖搖將出以臣逐君猶為國有人乎是年公孫于齊以明公之出不復入若遜位然也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逸詩

五星緯天而行其變者彗也其所變之度分野之國當之不必專主一緯之變見不見昏明為候也曰彗曰孛曰欃槍曰蚩尤旗曰天狗皆緯星之變也譴謫示人大者亡國小者覆軍殺將故人君畏之然春秋書彗亦少矣天子弱諸侯強彗不為周出而為諸侯諸侯以凶德相濟分野十二國所次一緯之變雞犬相聞齊變而魯不書者亦理之當然也齊則彗矣齊侯禳之何預於魯杜預乃以見

不見為釋妄矣晏子答齊侯二詩之賦葢明文王
基周以德格天而蒙其福夏商末年不能修德格
天而失其民亦周之所監乃天下之大也天子畏
天之戒豈一齊一魯所能拘之哉晏子言齊當以
彗為畏不以彗為患二詩所以勉之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小雅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子諸侯大夫世凡三變矣
天子東遷一變也諸侯更霸二變也大夫分國三

變也豈唯世數之不免要亦天道消息盈虛之數也春秋末年盟會皆大夫專之齊晉楚衛皆有變所變之國無國不為大夫也齊景公路寢之歎景公得之目睫而為後日心腹之慮豈暇計其子孫齊為陳氏景公之憂然以齊大夫視他國大夫一律也景公德不足以芘一國之民而陳氏豆區釜鍾公私異用取予異數恃其勸分小數以是為德未足多也陳氏用之以移齊民晏子小雅之賦無

德與女者義有取此乎至於四民不易業以禮嚴君臣之分景公自以為不能者雖然晏子不能容吾夫子於國何區區禮之足云嗚呼其君千駟之馬無德而稱也其臣聖門三尺之童羞道之其曰禮者君臣徒相蒙也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

晉三卿之家横矣祁奚之善叔向之直乃不能芘其子孫乎祁盈殺祁勝以其淫也家政何預國事

楊食我叔向之子盈之黨也荀躒受勝賂反陷之於晉頃公頃公懵然受其訴者以三卿利十縣之地而欲吞噬之如此雖公室有不免矣司馬叔游大雅之賦以世亂為憂卒殺勝以快主心者度知不免一死於三卿之手共利在十縣之地非以專殺也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在乾侯

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 大雅

文王周始基之王也三分天下有二猶事商受以福其後之子孫至於平王東遷頼諸侯之伯功以扶持衰緒日已遠矣晉政之在大夫計所得分地比之文王孰多其所積累比之文王孰得披兩族十縣以自利比魏獻子代韓宣子之政也挾公室之勢封殖親黨以厚其藩牆者凡七大夫乃以舉親賢藉口成餺以文王之德比之大雅之賦得無

以是託諷乎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

春秋立法權賞罰也唯其公而已魏獻子分祁氏羊舌氏十縣以自利私也其舉七大夫公也賈辛司馬烏又以納敬王之功魏獻子舉之仲尼聞賈辛得舉援大雅之賦以為一忠足以與國匹休垂名無窮是歲魯昭公二十八年孔子已四十九歲矣其賦大雅以明賈辛之忠者豈徒然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大雅

魏獻子不臣之心幸禍於周以挾晉室行南面之禮馴致有國其子宣子其孫文侯其漸於此也敬王出居以子朝之亂至徙洛陽避之東遷至是凡三徙都鎬京以來周不為周矣其曰戍周城成周不過合諸侯大夫為盟會以行天子威令如是而已而乃據所非據不唯上欺公室彼知有王室乎南面之位不臣之心以為幸此禍會可揜而取也

衛彪傒則知之大雅之賦以天戒為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其一者猶若假之其二者不臣之心必然之理也戲豫馳驅豈特慢君令瀆天威而已哉是歲昭公之三十二年孔子已五十三歲韓趙魏并范氏中行氏知氏乃在孔子既卒敬王之後元王之立魏已立國遂并晉為文侯孔子弟子子夏猶及為文侯師南面之僭履霜之漸可不懲乎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小雅

春秋嚴一王之法以大一統也是可二乎一王以下曰公曰諸侯曰卿皆曰王臣諸臣各以官為二可也謂之曰王則春秋大一統之法曰王正月者以天統三辰以一氣統四時無有二也晚周法壞王之有二吳楚之僭春秋抑之曰人曰子不以王書者法在故也趙簡子問史墨意以三家逐君自況其無君之心史墨淫巫也以魯況晉援小雅之賦以媚趙簡子後世亂臣賊子接迹無國無之誰

適啟之陵谷遷變天地災異非以王之有二數之當然也史墨之亟三卿分晉之兆也悲夫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大雅

吳入郢之禍烈矣然楚王之奔幸以身免者得士之力也吾得五人焉司馬戍敗吳師三戰皆傷竟死之忠也季芊楚王之妹鍾建負之以從王于鄖盜攻王于寢王孫由于以背代王受戈義也鄖公辛之弟懷以楚平王殺其父蔓成然而欲弒之其

兄辛止之反欲殺其弟仁也鬬辛兄弟以王奔隨吳人追之閭之以隨吳欲復楚累世之怨勢將不免王之兄子期貌似昭王請代於隨人卒芘楚王而以好詞答吳吳人義之乃退孝悌也嗚呼楚幾亡國而不絶者孰謂夷狄而無士乎大雅仲山甫之賦鬬辛以教詔其弟於此詩可無愧矣

無衣 秦風

楚之伍員申包胥二臣相友善也於君親之義惟

忠惟孝春秋之法所當襃之也伍員自楚奔吳教吳兵法因吳兵以復父耆之讎鞭平王之墓此其孝也申包胥初與子胥期曰爾復之我必能興之致秦兵以全楚於草莽播越之餘此其忠也或問二人忠孝孰先曰子胥先吳用子胥之法與楚抗衡上國如創業之臣也吳入郢楚王僅免死賴秦兵以興楚國楚之忠臣羽翼者衆或推或挽非特包胥一人如中興之臣也無衣之賦秦人以答包

胥之忠或曰為包胥出師而作則與序詩者意小異秦康公在魯文公十年立無衣之賦則秦哀公也卒葬在魯定公九年

靜女之三章邶風竿旄鄘風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風

寛猛相濟二者為政之德也寛則濟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寛二者未有偏任而為政者鄭政自子皮授子産子産授子太叔子太叔授駟歂凡四傳政

柄矣子皮於子産得之於忘言子産躬行之始鑄刑書不免蠆尾之謗上累其親吾夫子命之曰仁命之曰惠所以救其猛政之謗而約之以寛也其終也子産明言之以授子太叔曰有徳則一之於寛次則以猛子太叔不能用其寛又失其所謂猛以致多盜逮於駟歂之嗣政也幾欲以猛懲太叔之政故有取於鄧析竹刑者刻之竹簡書不知鄭所鑄之刑有不足歟世輕世重之制又當如何竊

意駟歂之政亦殺人之政也殺人而攘其善盜其法君子援三詩之賦凡以明其猛政之偏也靜女之彤管三章不以女淫壞史書之法也竿旄取其忠之可以告人也甘棠取召伯之決訟也嗚呼駟歂之忍人如此濫於用刑何益於鄭削弱之政乎杜預釋之以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書不知果何所

據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鄘風

晉齊爭衛衛之不幸也趙鞅圍衛晉以齊故也兵之曲直可知矣衛人自作弗靖而猶求之其伐邯鄲午是也午晉大夫也助晉為宜衛一朝而受二敵涉佗猶挾前日捘衛侯之勇門焉師乃退既而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者以捘衛侯手衛得以藉口叛晉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有鄘風之賦不過譏涉佗以無禮自速其死也嗚呼晉不能抗齊又不能芘衛又歸罪其國之二大夫晉之無政

甚矣猶謂國有人乎

揚水卒章之四言 唐風

縱横之言所謂鬼谷術者盛於戰國芽蘖於此駟赤之取郈地是也始侯犯以郈地叛叔孫也徒以不從叔孫之謀殺公若公若死侯犯以郈地致齊師者駟赤之謀也且叔孫之言曰郈地社稷之患乃援揚水卒章四言為賦四言者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心知侯犯之謀而密以圖之可也其反覆

捍闔非唯侯犯墮其計中齊人亦為之出兵以逆侯犯卒之郈地入魯侯犯奔齊此不幾於戰國縱横之言乎其所賦唐詩憂深思遠真唐之遺風歟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大雅

衛之父子吾夫子有所不為者父子不正則君臣之分不明其他可知吾夫子言之曰正名者茲其是也靈公有子而逐之欲立郢也郢不應夫人欲立亡人之子輒已不知有蒯聵趙簡子乃欲以兵

納之戚之戰曰世子云者以子未忍絶之於父也
趙簡子以一衛世子之入戚也一朝而受三敵鄭
也范也知也外則立衛君内則并二卿又與鄭為
戰兵名之不立尚何卜之問樂丁援大雅之賦且
曰謀協以故兆詢者取人謀之同也乃受三敵并
二卿背腹為患其取勝者幸也且其誓師之詞簡
子則以范氏中行氏籍口蒯瞶則生名晉鄭二君
以三祖為禱此豈三王誥誓之語乎車下之投與

車下之踣不以一死苟免為幸乃振振然以勝為

矜其鄙也夫

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大雅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

福商頌

嬖大夫者君側之佞幸人也一以將順柔媚逢君

之惡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如梁丘據者於吾

夫子有助焉齊人夾谷之會孔子誅齊優其為禮

甚嚴齊要魯車三百乘孔子欲歸其所侵田以待

命齊人之詞既屈猶欲以禮享孔子孔子因梁丘據以達意齊侯乃不果享據之爲嬖庸有益於君不專於倖幸也今駟秦之在鄭爲嬖大夫以倖幸而得車服前日戚之戰鄭以敗績書而嬖大夫以富侈聞以致殺身必有以稔成國惡而不知恥者鄭人惡之子思二詩之賦豈無意哉是時鄭方懲敗衄之餘又有晉宋之憂而嬖人乃以侈富自媚二詩所以懲之也

方舟集卷二十四

宋 李石 撰

左氏君子例

君子者當世君子之論左丘明取之或孔子也然有孔子又有君子君子君子者似出左氏品藻似例非例凡七十三作君子例

潁考叔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宋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衛殺石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鄭二公子敗燕師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陳桓公失鄭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

鄭取郜防以歸魯君子曰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不貪其土

鄭莊公舍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許服而舍之

無累後人

鄭莊公詛射潁考叔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邪而詛之何益

鄭息有違言息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犯五不韙

右隱公十一年凡十例

祝聃射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社稷無隕多矣

鄭太叔忽辭齊婚君子曰善自為謀

魯平宋鄭宋辭平而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屢盟無信

鄭以高渠彌為卿弑昭公君子曰鄭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復惡已甚

右桓公十八年凡四例

衛侯朔入放公子黔牟寗跪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

魯伐郕降齊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楚以息嬀故伐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其如蔡哀侯乎

鄭伯自櫟入刖强鉏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鬻拳以兵諫楚子自刖為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自納於刑

齊桓公就家飲陳敬仲酒卜晝不卜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弗納於淫義與仁也

右莊公三十二年凡六例

右閔公二年闕

里克殺公子卓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斯言之玷荀息有焉

隨叛楚楚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楚子過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之楚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戎事不邇女器

鄭子臧鷸冠奔宋鄭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不稱也夫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攻楚也

晉殺顛頡祁瞞舟之僑君子謂文公能用刑三罪而民服

右僖公三十三年凡六例

彭衙之戰狼瞫馳秦師死焉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可謂君子

魯大事太廟躋僖公君子以為失禮逆祀也皇皇后稷

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問我諸姑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舉人之周也

魯逆婦姜卿不行君子是以知出姜不允於魯貴聘賤逆

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君子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秦穆之謂矣

秦伯任好卒以三良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宜哉

邾文公卜遷於繹利民不利主以卒君子曰知命

右文公十八年凡七例

宋華元殺羊食士不及羊斟以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私怨敗國

邲之戰鄭石制入楚師欲分鄭而立魚臣鄭殺之君子曰史佚謂毋怙亂謂是類也

晉宋衛曹四大夫盟清丘宋非其君之意君子曰清丘

之盟唯宋可免焉

右宣公十八年凡三例

宋文公卒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

蜀之盟蔡侯許男乘楚車為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失位不列於諸侯

蜀之盟晉辟楚畏其衆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善用其衆乎

晉侵沈獲沈子揖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

吳伐郯以夷狄入伐季文子曰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

懼

僑如叔孫也不書姓婦姜書姓舍族尊夫人也君子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

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右成公十八年凡六例

穆姜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虧姑

成婦為逆

楚子重伐吳吳人要擊取駕獲鄧廖君子謂子重所獲不如所亡組甲三百免者八十被練三千免者三百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建一官而三物成

定姒薨公母也賤而無櫬匠慶畧季孫蒲圃之檟季孫不能禁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

楚共王以陳叛而自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謂楚共

王於是為不刑不明於法教也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君子是以知其忠於公室
范宣子來聘告用師於鄭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敢不
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新軍無帥晉侯以卒乘官屬從下軍君子曰范宣子讓
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吳乘楚喪伐之養由基設三伏誘之敗吳師君子以吳
為不弔

吳立太子札願附曹子臧以無失節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楚公子午為令尹用公子橐師等八人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鄭公孫黑肱將卒歸邑於公曰二三子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不在富也君子曰善哉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聘晉辭曰寡君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晉執衛侯衛以女女晉乃釋之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宋左師以弭兵請賞子罕削而投之君子曰邦之司直樂善之謂乎

澶淵之會謀歸宋財失信君子曰信其可不慎乎卿不書不信也

襄公薨子野毁而卒立公子裯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右襄公三十一年凡十七例

莒展輿立奪羣公子秩去疾入而展輿奔吳君子曰莒展不立棄人也夫

齊景公問市貨貴賤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君子曰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禮敬而不違受賜命之策君子曰禮人之急也伯石汰不失禮猶荷其祿

印段以父子豐受州田之賜初欒氏亡三卿皆欲之及文子為政其子欲取勿許君子曰弗知實難

楚子合諸侯於申用召陵之禮問禮於宋鄭左師獻合
諸侯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
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昭公如晉晉以為知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君
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鄭葬簡公弗毀游氏廟日中而堋君子謂子產知禮
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以卒君子曰盡力以事君舍藥
物可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重地故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右昭公三十二年凡九例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

晉人討衛之叛由涉佗殺之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為遄死

右定公十五年凡二例

巴伐楚子國卜之曰如志卜師王曰如志何卜遂敗巴

師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志曰聖人不煩卜筮

右哀公十八年凡一例

左氏聖語例

左丘明於傳春秋也以吾夫子一言遂以好惡同於聖人凡傳所謂君子者或謂其尊所聞於吾夫子也而又有仲尼孔子並稱或追述所聞親見其事然後為好惡乎其曰吾夫子與君子如二例以杜預所釋三事起於踐土皆曰違凡

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

聖人作經之意凡三十二條附之君子如例

晉文公重耳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杜預曰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宣子使趙穿逆文公子黑臀而立之

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得免衛人賞之辭邑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晉伐偪陽秦堇父輦重如役郰人紇抉門以出門者杜預曰堇父孟獻子家臣紇郰邑大夫仲尼父二父以力相尚堇父生秦丕茲事仲尼

齊侯問臧紇欲伐晉而與之田臧孫激怒不受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兹在兹順事恕施也宋向戌謀弭諸侯之兵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為禮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鄭然明以學校謗國政欲毀之子產曰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預曰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始十歲長而後聞之

叔孫牛囚父以死殺仲孫昭子即位不以為勞牛奔齊孟仲之子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子革為楚靈王誦之王不能自克以有乾谿之辱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雍子與邢侯爭鄐田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邢侯殺

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寛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寛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皥以鳥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

也黄帝以雲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皥以龍少皥以鳳鳥顓頊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衛公孟縶狎齊豹作亂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皆殺之琴張名開字子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虞人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鄭子產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有德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不忍猛而寛故多盜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冦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逺能邇以定我王

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田為七縣羊舌氏為三縣凡十大夫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晉趙鞅荀寅取陸渾地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

魯陽虎自齊載葱靈車寢於其中而逃自宋適晉趙氏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夾谷之會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
人以兵刧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
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
遽辟之

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費人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下伐二子奔齊遂墮費杜預云仲尼時為司寇定公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書帥師者言用衆也不言伐而言墮者毀其險固也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有死亡焉

君為主其先亡乎公甍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魯司鐸宮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預曰親盡而廟不毀也

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不移疾於令尹司馬卜河為祟又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玆在

茲由已率常可矣

郊之戰孟武伯帥右師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左師入齊師右師奔孟之側殿公為昭公子也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諸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

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初衛太叔疾出奔宋其妻宋子朝之女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後疾嬖其初妻之娣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疾出臣向魋欲害孔子者季孫欲以田賦改法重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

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九月歷官失一閏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蒯聵入衛侯輒來奔石乞盂黶以戈擊子路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渾良夫通孔文子妻伯姬所致也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孔悝立莊公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預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

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已丑已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也公羊穀梁終獲麟之一句弟子欲記聖人之卒以續夫子之經故經終於此二十二年庚戌則七十三二十三年辛亥則七十二兩說小異也

詩補遺

繇詞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驪姬為夫人事在僖

四年

賦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作詩也築蒲屈事僖五年

童謠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伐虢事僖五年

筮詞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秦伐晉僖十五年

繇詞 歸妹

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言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輻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重耳入僖十五年

罷銘 禮至滅邢之罷

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殺國子僖二十五年

輿人誦占民言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晉侯城濮之戰僖二十八年

古人有言鄭執訊詞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文十七年

城者謳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多鬚也棄甲復來宣二年

驂乘答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宣二年

役人再謳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宣二年

謬語楚伐蕭軍中不敢正言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宣十二年

筮詞晉欲伐楚卦遇復卜者詞也

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成十六年

夢歌 聲伯夢涉洹淚下化為珠玉盈懷三年言夢而卒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成十七年

虞人之箴 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為箴辛甲武王太史也

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壯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襄四年

國人誦 臧紇救鄫敗於狐駘此逆喪者之誦也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四年

繇詞孫文子卜詞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襄十年

築者謳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畢弗許

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襄十七年

輿人誦子產從政一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畜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襄三十年

又誦子產從政及三年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三十年

讒鼎銘叔向語晏子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昭三年

鼎銘正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昭七年孔子生已十八年

投壺晉穆子詞穆子荀吳也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昭十二年

齊侯舉矢答詞

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齊君有弱晉君之意昭十二年

鄉人歎南蒯以費叛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

圃有人矣哉昭十二年

鄉人歌南蒯飲鄉人酒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昭十二年

童謠鸜鵒魯大夫師已聞之文武之世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二十五年

野人歌宋人歌衛夫人南子也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定十四年

萊人歌齊景公老而無子欲立嬖人子荼寘羣公子於萊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景公既葬稱謚而歌哀五年

三占詞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哀九年

筮詞陽虎筮泰之需

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哀九年

乞糧隱語 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大夫公孫有山氏二人舊相識

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哀十三年

對語 有山氏

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哀十三年

尼父誄詞

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子貢以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 哀十六年

繇詞衛侯夢渾良夫叫天無辜貞卜之詞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哀十七年

齊歌魯人不答齊人稽首齊人責之因歌此詞

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哀二十一年

右詩類共三十六事以繼詩之刪序所不及者附為詩類補六義之遺云占筮詞八賦一童謠

二銘三誦四謳三答一虞箴一古今言一投壺詞二

歎一歌五謬隱語三詠詞一凡三十六事

